

打造可慾望的「跨性別」： 情慾可生活性與跨性別認同及身體形塑

卓芸萱、胡郁盈

177

打造可慾望的「跨性別」

感謝所有受訪者真摯地與我們敘說個人生命經驗，願意信任我們、表露這些私密的心境，並分享真實生活中面對的種種挑戰，細緻地展現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與自我處境的反思，讓本文有機會成為一艘引領讀者理解跨性別認同與情慾交織經驗的渡船，在社會理論與經驗之間搭起理解與連結的橋樑。感謝蔡麗玲老師、林文玲老師、游美惠老師對於本研究的重要回饋，奠定了本文的發展基礎。感謝本文前一輪投稿之匿名審查意見，對於本文的論證精進有極大幫助。感謝編輯委員會與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和編修協助，使本文在論述上得以更加扎實與清晰。唯，所有文責皆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4.11.07 接受刊登：2025.06.03

卓芸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通訊地址：80256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Email：yunhtso@gmail.com

胡郁盈(通訊作者)(✉)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通訊地址：807378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Email：yyhkmu@gmail.com

摘 要

本文探究跨性別者多元且異質的性別跨越認同和身體表現，如何浮現於其探索情慾實踐和親密關係，並與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對抗或協商的歷程之中。本文以半結構式訪談為方法，聚焦釐析跨性別者情慾生活、身體體現以及身分認同之間的相互關聯。本文提出「情慾可生活性」概念，論證成為可被理解、並且可生活的社會情慾主體，是跨性別者在考量醫療介入，並制定認同及身體打造計畫時不可或缺的一環。本文指出：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身體條件、多元性腳本及情慾社群，是定義跨性別情慾可生活性的關鍵要素。首先，在常規情境中，跨性別主體對於情慾生活的認知受異性戀及性別二元意識形態召喚，進而以性別重置手術做為認同和身體打造之標的。然而，「身體條件」中介了跨性別者協商情慾和認同的彈性空間，形成跨性別者探索非常規且「可生活」之情慾互動、性別認同和身體實踐的轉折點。另外，同性戀和第三性等情慾腳本和社群，也提供另類認知框架，使跨性別主體得以並置原生身體和性別認同之間的扞格，並差異化地援用醫療介入，進而創造可生活的跨性別情慾主體位置。藉由情慾可生活性的分析視角，本文凸顯跨性別身分形塑的社會性和關係性，彰顯社會規範和情慾關係如何是個人非常規性別認同體現的結構脈絡，同時也系統性地梳理在「跨性別」大傘之下，跨性別主體多元且差異的認同體現發展軌跡。

關鍵詞：可生活性、跨性別情慾、跨性別認同、跨性別身體、認同政治

Doing Desirable “Transgender”: Erotic Liva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nsgender Body and Identity

Yun-Hsuan Tso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Yu-Ying Hu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diverse gender-crossing identities and embodiments of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emerge in their exploration of sexual practices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how these processes involve resistance to or negotiation with heteronormative gender binari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data are used to analyze interrelations among the erotic lives, bodily expressions, and identity formation of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An original “erotic livability” concept is used to argue that becoming an intelligible and livable erotic subject is essential for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when planning for medical interventions involving identity and bodily transformation. The paper identifies heteronormative gender binaries, bodily conditions, and diverse sexual scripts and erotic communities as key elements defining the erotic livability of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erotic life, shaped by heteronormative and binary gender norms, leads them to regard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 as essential, with “bodily conditions” creating a flexible space for negotiating sexuality, identity, and heteronormativity. Non-normative sexual scripts and communities such as homosexual and third-gender identities offer possibilities for addressing tensions between physical bodies and gender identities, thus encouraging diverse ways of medical interventions to create acceptable erotic subject

positions.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social and relational dimensions of transgender identity formation by illustrating how social norms and erotic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gender-crossing identities and embodiments under the “transgender” umbrella term.

Keywords: livability, transgender sexuality, transgender identity, transgender body, identity politics

一、前言

自 20 世紀末葉以來，「跨性別」(Transgender) 認同政治逐漸浮現。「跨性別」認同範疇奠基於當代同性戀運動和酷兒政治，以超越性別二元常規的認同和身體為主軸，收攏跨性別 (Transgender)、變性者 (Transsexual) 及扮裝者 (Cross-dressing) 等性別跨越主體，藉此拆解生理身體和性別認同之間的規範性連結，並以此做為跨性別平權運動的基礎。¹ 當代跨性別認同政治，映照出性別跨越群體如何以「性別自決」為核心精神，² 企圖在社會污名之中創建嶄新的認同範疇，並爭取身分正當性。然而，做為大傘式語彙，「跨性別」同時也簡化了傘下多元且異質的認同和身體樣貌。例如，當今社會大眾通常難以細緻分辨身體打造和醫療介入之於跨性別、變性者和扮裝者有相當不同的意義；³ 再者，主流文化也時常將「跨性別」身體再現為禁忌或奇觀的情慾主體，催化社會對於跨性別者的窺奇，並鞏固性別跨越和情慾越界之間的污名連結。⁴ 因此，當跨性別運動以性別認同自決為基石，成功使「跨性別」浮現為獨立自主的性別少數認同群體，這樣的身分論述也無可避免地化約了「跨性別」群體多元的身體打造和情慾實踐，亦並未充分回應現今「跨性別」所面臨的

1 臺灣跨性別研究先驅何春蕤 (2002) 將「跨性別」定義為 Transgender (跨性別)、Transsexual (變性者)、Cross-dressing (扮裝) 和 Transvestite (扮異性症) 的集合，並成為後續臺灣跨性別研究認知「跨性別」的共同參照。

2 臺灣跨性別運動訴求「性別認同自決」，呼籲社會尊重跨性別者自我決定性別認同和身體表現的權利，藉此強調：「性別」概念不應僅是傳統醫療或司法體制所定義的二元生理樣態，而應涵括主體對自我性別定位的內在認知。相關訴求請見第一屆臺灣跨性別遊行中的標語紀錄 (<https://www.goh.org.tw/perspectives/gender-selection-is-a-human-right/>，取用日期：2025 年 5 月 11 日)，如「做男做女我作主」與「看見跨性別，性別要自決」。

3 例如，免術換證運動倡議在當代臺灣社會中所引起的爭議，以及反對團體認定必得移除性腺和生殖器官才能更換法定性別的看法，顯然僅以變性人做為跨性別主體的代表，而忽視其他多樣化的性別跨越認同和身體表現的合法性 (legitimacy)。

4 請見台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針對壹週刊「擁大鵬泡女湯算女生」報導聲明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26850>，取用日期：2025 年 1 月 5 日)。

身體和情慾污名。

跨性別運動者高旭寬（2020：97-98）曾經精闢地指出：「性別制度是一種『關係』的規範……性別認同是一種『關係中的自我』」。他以一位出生指定性別為男性，但身形、聲音皆已相當符合女性化特徵的跨性別女學生為例，指出此位女學生想要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主要原因是：「覺得自己的身體是跟男孩發展戀情一個很大的阻礙。」由此可知，以二元化的性別認同為基準的異性戀常規體制，顯然一體兩面地制約了她對於情慾互動關係的認知和想像。而對於情慾生活的渴望，則成為她選擇以手術介入身體打造的動機，亦是她發展自我認同的重要環節。以此為前提，本文認為，除了原生身體和自我性別認知之間的扞格，在異性戀與性別二元常規緊密纏繞中浮動變化的情慾關係，也是跨性別形塑自我認同和身體表現的重要元素。援此，本文聚焦探討情慾互動關係對於跨性別認同和身體打造的重要性，探究跨性別者做為慾望主體，如何與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對抗或協商，探索情慾互動和親密關係的可能，並以此為基礎，認知並形塑跨性別身體和認同實踐。本文認為，跨性別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中發展情慾關係的方式，不僅影響了跨性別、變性者與扮裝者等多元跨性別主體打造身體的方式和醫療介入的程度，也成為思考並理解在「跨性別」大傘下，性別跨越認同與身體實踐的差異性和多元性之重要軸線。

哪些情慾故事得以被敘說，哪些情慾敘事被無視甚至噤聲，牽涉了後現代文化政治中，性與慾望的權力運作（Plummer 1994）。經由文獻爬梳，本文指出過往由性別重置醫療、女性主義與跨性別運動等知識權力系統共築的跨性別身分論述，在強調「性別越界」的政治動能時，卻鮮少系統性地分析情慾實踐對跨性別認同和身體形塑的影響。為了凸顯跨性別情慾敘事和跨性別身分政治之間的辯證關係，本文援用 Butler（2004）的「可生活

性」(livability) 概念，指出身體、慾望和身分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中的強制關聯，如何形成跨性別者的認同與社會困境，使得男女之外的跨性別身分和身體，對他們而言實是一種不可生活、且危及生命的狀態。因此，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圍限中，跨性別者探索或創造「可生活的」(livable) 身體和認同表達，以此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有意義的、且可生存的社會互動。在此理論基礎之上，本文發展「情慾可生活性」(erotic livability) 的概念，進一步論證：成為可生活的社會情慾主體，並且發展能受伴侶或社群肯認的情慾互動關係，是跨性別者考量認同及身體打造計畫，並形成差異化醫療介入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藉此，本文肯認跨性別者對身分和身體的內在自決，也同時強調情慾互動對跨性別認同和身體形塑的影響，凸顯跨性別認同體現的社會性和關係性。

本文以半結構式訪談為方法，聚焦釐清跨性別者的情慾生活、身體打造和身分認同之間的相互關聯。本文首先指出：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制約的情境中，跨性別主體對於情慾生活的認知受到性別二元意識形態召喚，而以性別重置手術，打造趨近順性別(cisgender)⁵ 男女的認同與身體樣貌，並藉此想像與創造可生活的跨性別情慾實踐。然而，本文也凸顯「身體條件」如何中介了跨性別者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中，協商情慾和認同的彈性空間，並且形成其探索「非常規」且「可生活」的情慾互動、性別認同和身體實踐的轉折點。除了身體條件之外，本文亦論證，同性戀和第三性等非常規情慾腳本和社群的存在，如何形成另類文化資源和認知框架，使跨性別主體得以詮釋非異性戀常規意義的情慾和身體實踐。藉此，跨性別主體能差異化地援用醫療介

5 「順性別」(cisgender) 一詞源自 1990 年代的跨性別運動，指稱自出生以來，個體的社會性別(gender) 與出生指定的生理性別(sex) 保持一致——跨性別運動意圖以此替代「非跨性別」(nontransgender) 的用法，在分類概念上將「順性別」與「跨性別」並列為平等的身分範疇。然而，學者也提醒：順性別一詞有可能延續且無助於改善「非跨性別」所隱含的標準化意義，反而重申人類天生便會具有某些「自然」的性別特徵(Aultman 2014) 之論述。

入，並置原生身體和性別認同之間的扞格，對抗並拆解依附於異性戀情慾腳本中的性別二元制約，並進而創造可生活的跨性別情慾主體位置。透過上述分析，本文指出跨性別者的身體條件、以及多元性腳本與情慾社群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如何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中，定義了跨性別者的情慾可生活性，進而創造了多元異質的跨性別身體與認同實踐。經由情慾可生活性的分析視角，本文一方面彰顯社會規範和情慾關係，如何是個人非常規性別認同體現的結構脈絡；另一方面，也系統性地梳理跨性別主體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中，如何創造非二元性別身體和認同的可生活形式和空間，並反思在「跨性別」大傘之下，多元認同和體現的差異發展軌跡。

二、「跨性別」認同範疇浮現：醫療體制、女性主義和跨性別身分政治

自 1960 年代以來，「跨性別」(Transgender) 一詞逐漸在重疊的知識權力競逐中浮現，成為政治性的主體認同範疇，並同時形塑著我們對於性別跨越認同和實踐應該具備何種意義的思考。在美國性別運動的歷史中，「跨性別」和「變性者」(Transsexual) 緊密相關；在不同時代，跨性別者時而被強調和變性不同，時而又涵蓋或等同於變性 (Ekins and King 2006; Stryker 2017)。奠基於 Foucault (1980) 的系譜學探究，本文認為「跨性別」和「變性」之間時而連結、時而斷裂的矛盾關係，揭示了社會與科學知識如何依循異性戀和男女二元為典範的性／別常規，來理解跨性別者身體和認同的不一致。這也呈現出，婦女與多元性別運動如何依照各自不同的理念論述，試圖定位性別跨越身體和身分的政治與文化意涵。本節文獻將回顧醫療體制、女性主義與跨性別解放運動對於「變性」與「跨性別」之間差異

的認知和辯論，彰顯當代「跨性別」身分範疇的意涵，如何在這些知識權力系統的相互競逐中浮現。

跨性別身分和變性手術之間的緊密關聯，可追溯到 1950 至 1980 年代，跨越性別二元的慾望表現開始被醫療體制建構為一種「變性慾症」。在性／別常規制約下，醫療權威經常依據男女刻板印象，並透過測量生物激素指數等病理性操作，將跨性別求診者視為一種「情慾的異常」(erotic anomalies) (Bailey 2003; Billings and Urban 1982; Blanchard 1989a, 1989b; Huxley et al. 1981)。在此脈絡下，醫療處遇往往指引主體遵守一致的異性戀敘事，如男跨女求診者在成功變性前必然會慾望女性，而變性後則會慾望男性 (Stone 1991)。此種變性慾症診療方式，以實現生理性別 (sex)、社會性別 (gender) 和性 (sexuality) 之間，在性／別常規下所定義的一致性為理想目標，不僅將「回復至男女身體的標準『天生』狀態」視為治療的終點，更粗暴地化約了多元的性別跨越表現和慾望。這樣的醫學信念，也影響了 19 世紀末以來的性學研究和文學作品，皆持續且普遍地以「困在男人身體中的女人」再現跨性別女性主體——預設所有跨性別女性都對於原生身體感到疏離和斷裂，並以順性別女性做為自身女性身分「真實」與否的評估標準。這種強加的刻板印象，不僅與跨性別者的自我認知不符，也無法由其主體視角出發，理解他們真實的認同和身體經驗 (Heaney 2017)。

醫療體系以病理化的變性敘事認知跨性別身分，也影響了基進女性主義者 (radical feminism) 之間，對於跨性別和變性女性主體地位的辯論。在基進女性主義的政治思想中，父權體制橫跨歷史、地域和文化，壟斷理想女性身體和陰柔特質的定義，全面性地形成女性最根本的壓迫。在此論述基礎之上，部分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生而為女人 (being born a woman)，批判變性醫療以人為發明，粗暴地介入女性身分和身體的定義，是父權體制

試圖宰制女性的另類展現 (Daly 1978; Greer 1970, 1999)。而醫療化的「變性帝國」更以「認同」為名，將女性主義對於父權體制和性別刻板印象的批判去政治化。因此，變性女性經由手術而獲得的女性身分並非「真實」，甚至被視為由男性科學家所創造的「科學怪人」(Raymond 1979)。⁶ 然而，基進女性主義者對於異性戀父權體制的抵抗，也在於消除以性差異 (sex difference) 做為女性弱勢地位的自然基礎。因此，亦有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跨性別及變性女性挑戰了二元生理性別的本質性，不僅凸顯生理身體 (sex) 並非認知和分類性別差異的唯一方式，也彰顯「女性」事實上是一種政治，而非自然的性別身分 (Dworkin 1974; Williams 2015, 2016)。基進女性主義者對於跨性別與變性女性主體的差異認知，彰顯了跨越性別二元的認同和身體之於性／別常規，其間複雜的象徵和政治意涵。一方面，雖然變性醫療所打造的「人為身體」可能鞏固異性戀父權體制對於個人認同體現的制約；然而，將跨性別女性排除於「女人」主體位置之外，也再度強化了生理身體和社會性別角色之間，以順性別身為典範的單一意義連結。另一方面，跨性別和變性主體雖然可能透過自我認同和醫療介入，拆解並扭轉生理身體和社會性別角色之間的連結，但性／別常規如何介入其中，也呈現了結構制約和主體能動性之間永恆的辯證。

除了女性主義論辯之外，「跨性別」身分的定義，也受到性別跨越主體在同性戀運動中的邊緣地位、以及因此浮現的跨性

6 這樣的觀點成為近代「排除跨性別基進女性主義」(transgender-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m, TERF) 的論述基礎。此觀點拒絕將男跨女 (male-to-female, MTF) 跨性別者納入女性的身分範疇，並強烈反對男跨女跨性別者進入女性專屬空間、或以女性身分參與運動賽事，認為這形成另一種「男性」對於「女性」的壓迫和侵略。例如，美國的 Women's Liberation Front (WoLF) 於官網 (<https://womensliberationfront.org/herstory-of-wolf>) 明確表示：組織信念奠基於基進女性主義，主張跨性別主義是男性暴力和「幻想變性性興奮」的一種形式，並反對跨性別者的性別變更相關法律案。雖然該組織並未以 TERF 自居，但在公眾編輯的維基百科中，被標誌為 TERF 的代表性團體。在臺灣脈絡中，近年成立的 No Self ID Taiwan 也以「反對自我宣稱性別」(<https://noselfidtw.cc/impact/speech/#fnref:1>) 做為組織理念，並認為 TERF 是一種對立方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負面標籤，用以消除他們的觀點合理性。

別運動所影響。首先，Heaney (2017) 指出，為了對抗性科學對於同性慾望的疾病化，1970 年代發軔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以順性別主義 (cisgenderism)⁷ 為中心，不僅將「反常」的陰柔氣質男性排除在外，也難以定位跨性別身體和認同實踐在同性戀運動中的政治意涵。Stryker (1994) 也描述當跨性別運動和社群尚未浮現，女同性戀女性主義 (lesbian feminism) 社群成為跨性別女性尋求社群網絡支持的重要場域，但部分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對於跨性別女性的敵意和排除，⁸ 也加劇了跨性別女性的生存難題。在排除跨性別的同性戀身分政治脈絡中，以「跨性別」(transgender) 為名的解放運動因而浮現。其以跨越二元性別的身體和認同實踐做為主體身分核心，區別「跨性別」和「同性戀」的不同，並尋求在異質性別跨越主體之間創造政治聯盟、社群連結和集體動員的可能 (Feinberg 1992, 1996)。Stryker (1994) 也挪用「科學怪人」的比喻，認為變性主體做為怪物般 (monstrous) 的存有，其揭示的並非醫療和父權體制對於變性者的扭曲和掌控，而是彰顯了怪異的變性主體本身，即擁有顛覆性／別常規做為自然社會秩序的能力。另外，Stone (1991) 更主張跨性別者不應隱藏其生命經歷，而是實質呈現他們生活於性／別常規之外的社會現實，藉此彰顯其身分敘事對於變性醫療知識及性別二元宰制的對抗與挑戰。後續，跨性別運動不斷發展出各式指涉非二元性別跨越樣態的認同概念，如 gender-fluid、neutral person、non-binary、gender-queer 等，強調跨性別認同與身體的多元繁複，遠非異性戀性別二元體制所能涵括

7 「順性別主義」(cisgenderism) 指以順性別者生命經驗為常態預設的意識形態，它期待並規訓人們以出生時被指定的生理性別為依歸，遵循二元化的性別角色與相關性別規範。也因此，其否認跨性別者的身體表現與自我性別認知，認為順性別的身分認同和表達方式比跨性別的更應受到重視 (Lennon and Mistler 2014)。

8 承襲基進女性主義的立場，1970 至 1980 年代蓬勃發展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 (lesbian feminism) 強調女性情誼和女友情慾，做為女性主義者抵抗父權宰制的政治和生活選擇 (Hoagland 1988; Rich 1980)。因此，部分女同志女性主義社群也延續了反跨基進女性主義對於跨性別女性的批評。除了將跨性別女性的陰柔氣質視為父權宰制的展現，在此脈絡下，Jeffreys (1996) 進一步批判變性醫療，認為其建構出虛假的跨性別意識、鼓吹女同性戀自殘為「男異性戀」，藉此鞏固異性戀身分的正當性。

(Rajunov and Duane eds. 2019; Stryker 2017)。在跨性別運動的影響下，「跨性別」的定義逐漸從醫療體制和女性主義對於「變性」的關注，轉向以性別模糊和跨越來劃定主體身分與政治動能，並且以「性別認同」概念，轉化變性醫療對跨性別者的病理化觀點，及其所衍生的負面社會態度 (Anderson 2023; Jackson and Bussey 2024)。

在基進女性主義思想和跨性別運動政治的碰撞中，「跨性別」身分以性別模糊和跨越為核心內涵，挑戰異性戀父權秩序，並劃定「跨性別」為男女之外的獨立性別主體位置。然而，Koyama (2003) 在其著名的〈跨女性主義宣言〉中，再次將女性身分和跨性別身分連結起來，指出跨性別運動對於「真實性別」的質疑，就如同女性主義對抗異性戀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定義。其共同願景在於鬆綁性、性別和身體之間的規範性連結。自此，跨性別女性主義 (transfeminism) 成為女性主義思潮的分支，企圖創造女性主義與跨性別運動相互包容的聯盟政治。例如，Serano (2007) 提出，社會對於跨性別女性的排拒，並非由於其挑戰性別二元常規的性別表現，而是來自父權思維對「陰性氣質」(femininity) 直覺性的貶低。因此，跨性別運動應與女性主義攜手，共同以重新定義陰性氣質為目標。與此同時，跨性別女性主義也強調，當「跨性別」已然成為顛覆性別常規的政治性象徵，跨性別主體的真實生命經驗仍然和性／別常規秩序纏繞互構。Heaney (2017) 即主張，不論是「困在男人身體裡的女人」的性科學論述，抑或「打破性別二元」的後結構酷兒理論，都將「跨性別」抽象化為現代化性別自我的象徵符號，從而忽略了跨性別女性在真實歷史和物質生活中浮現的認同模式和身體體現。因此，Heaney (2017) 提出「物質跨女性主義」(Materialist Transfeminism) 概念，強調性別、種族、後殖民和階級交織而成的物質結構，不僅形塑並壓迫了「女性」生命經驗，也造就了

跨性別女性的社會文化困境。

因此，當跨性別身分政治以性別越界和認同自決為軸，跨性別女性主義則關鍵地將跨性別主體對於自我身分和身體的叩問，置回由異性戀父權體制所制約的真實性別和社會結構之中。跨性別女性主義不僅凸顯「跨性別」和「女性」身分的共同性，也關注性別跨越主體多元的身體和認同經驗，如何在多重的社會關係和物質結構中產生。以此為前提，本文延伸跨性別女性主義對於真實生命經驗和社會物質結構的關注，聚焦跨性別情慾敘事，進一步探索：社會互動層次的情慾經驗和社群關係，如何影響跨性別主體對於自我身分的形塑和認知？情慾生活如何在「性別認同」之外，形成跨性別者回應或抵抗性／別常規制約的場域？身體又如何成為跨性別者建立情慾關係的物質條件，和性／別常規相互辯證，影響跨性別者體現認同的方式？下一節中，將回顧跨性別研究對於情慾和身體的討論，並結合 Butler (2004, 2023 [1990]) 提出的可生活性概念，釐析情慾實踐在跨性別認同和身體打造中的核心位置。並彰顯在常規秩序中，由異性戀與性別二元意識形態共構的社會肯認和關係互動，如何是跨性別認同形塑不可或缺的前提。

三、召喚情慾主體：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與情慾可生活性

跨性別身分政治的迅速發展，除了奠基於醫療體制、女性主義和同性戀政治對於性別跨越主體的差異認知，同時也位處於當代將「性別」與「性」視為不同人類經驗面向的性別研究典範之中 (Rubin 1984; Valentine 2007)。雖然「性別」和「性」構成了非常規性／別主體受壓迫經驗的差異軸線，然而兩者在性

／別常規結構中仍然不可分割 (Coleman 1987)。因而，跨性別主體對於性和情慾也形成特殊的理解與行動 (Cuthbert 2019; Harvey et al. 2023)，其不斷發展的性別認同，會持續與自我性身分相互衝突或適應，形成對身體和慾望的獨特詮釋 (Bettcher 2014; Hammack et al. 2019; Pfeffer 2012, 2014, 2017)。跨男 Trovato (2014) 即描述，雖然他並不具備男性生殖器，但卻能在想像中協調原生身體和性偏好，想像自己具有陰莖並體驗性高潮。Serano (2020) 也提出，跨性別主體能以「幻想化身」(embodiment fantasies) 的方式，接合生理身體和性別認同的落差——亦即，主體在腦海中產生超越生理限制，以符合自我認同的身體和情慾想像，藉此產生性興奮並獲得性快感。然而，相對於幻想的無限可能，異性戀父權結構則在真實生活中，或創造或限制了跨性別主體的情慾互動可能。例如，雖然酒吧能提供跨性別女性與異性戀男性發生性邂逅的機會，但這個場域的情慾互動通常不認可她們的跨性別身分，而將她們視為高度性化的女性主體 (Weinberg and Williams 2010)。然而，對於雙性戀男性而言，歧出性／別常規的跨性別女性認同和身體，卻形成了特殊的「跨性別吸引」(trans-attraction)，加強刺激了他們的性慾望 (Ashley and Robertson 2020; Reback et al. 2016)。

這些研究凸顯了跨性別主體的認同形塑、身體體現、情慾互動和性／別常規之間多樣化的連結，需要更細緻的分析和討論 (Williams et al. 2022)。因此，當性別越界和流動成為「跨性別」身分範疇最重要的內涵，當代跨性別學者也強調情慾實踐、身體物質條件與社群互動，對於跨性別主體身分認同不可忽視的影響和介入。Prosser (1998) 在探討變性主體的身體政治時即提醒，過度理想化性別跨越的中間模糊地帶，會把性別跨越主體二分為對立的兩類：過時的變性／男女二分／規範性；與進步的跨性別／後現代／顛覆性。但這樣的劃分，除了排除變性做為

進步敘事的可能，也無法揭示跨性別主體如何依靠著物質肉體 (material flesh) 及其衍生出的身體感知 (body sensation)，形塑出表皮自我 (skin ego)，將身體做為主體認同的核心，並以其做為抵抗性別二元常規的身分安居之處。再者，Valentine (2007) 也指出在紐約，「transgender」身分認同範疇時常做為一種解放政治論述，經由 NGO 組織的推廣進入在地社群。然而，「transgender」象徵的顛覆與挑戰性別二元，卻與在地社群認知性別跨越意涵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去情慾化的跨性別認同政治，也難以貼合在地社群與情慾實踐高度構連的性別跨越實作，使得「transgender」的解放意涵，與在地跨性別者的真實認同實踐之間產生落差。回到臺灣在地研究，文化人類學者林文玲 (2012) 則指出在原住民文化中，跨性別「姊妹」的認同和身體展演，一方面和原住民親屬文化以及社群連結互為鑲嵌——當「姊妹」服從原住民親屬結構，抑制其性別跨越表現，且不以醫療介入做為目標，她們對於親屬責任的承擔，也為她們的跨性別身分創造了社群生活空間。⁹ 另一方面，「姊妹」的身分劃界，也和她們以異性戀男性為偏好，且「姊妹」之間並無情慾流動可能的情慾實踐模式高度相關。

這些研究由身體、情慾與社群連結的視角，反思跨性別身分政治的意涵。而林文玲 (2012: 57) 更特別強調原住民姊妹如何「經由體力或情緒、情感勞動服務他人並從中經營、維繫了性別存活的某些樣態……一種『謀生活』、『做性別』以及兩者之間相互交織、彼此共做的真實情況。」以「情感勞動」以及「謀生活」來理解原住民跨性別姊妹在親屬社群系統中「維繫性別存活樣態」的身分實作意涵，呼應了 Butler (2004) 以「可生活性」(livability) 來理解性／別認同和身分形成的重要取徑。在《性／

9 Brainer (2019) 探討臺灣女同性戀的酷兒親屬關係形成，也描繪了類似的行動實踐：外表中性陽剛的女同性戀者，藉著承擔起「兒子」的親屬角色和責任義務，因而得以在家族中以男性身分進行親屬互動。

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一書中，Butler（2023 [1990]）論證男性或女性身分並非奠基於生理身體的本質性，而是人們在異性戀矩陣（heterosexual matrix）¹⁰中，不斷地重複執行操演性的（performative）性別慾望和氣質的結果。藉此，Butler（2023 [1990]: 379）一方面論述異性戀身分看似的真實和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出來或製造出來的事物」；另一方面，Butler也強調，社會集體不斷地持續操演特定的性別表達和行動，不僅劃定了文化上可被理解的性（intelligible sex）的樣貌，也成為個別主體在認知並實踐身分時，不可或缺的象徵秩序。以「文化可理解性」（cultural intelligibility）為前提，Butler（2004）在《消解性別》中進一步提出「可生活性」（livability）的概念，藉此思考跨性別主體的身分認同形塑。Butler 闡明，主體若溢出性／別常規劃定的可理解性／別身分時，將成為難以辨認、不夠人的「非人」（non-human），無法獲得社群接納和社會理解，因而使主體喪失「生活」的可能性。換言之，Butler（2004: 8）強調「若認同範疇本身形成難以生活的限制，這樣的生活並不是一個可接受的選擇」。因此，個別主體的非常規性別操演，必須要在可生活的狀態之中才有可能實現，而當社會尚未認可「跨性別」認同範疇，典型的「男」和「女」便成為跨性別主體唯一可生活的身分歸屬。由 Butler 的理論推演可知，在異性戀矩陣中衍生出的「可生活性」的關鍵，其實奠基於以性別二元為常規的順性別主體認同和身體展演之上。

由此可知，奠定 Butler 所謂「可生活性」基礎的，是異性戀和性別二元秩序所共同形塑的性／別常規結構。Butler（2004: 142-143）進一步分析電影《男孩別哭》（*Boys Don't Cry*），指出

10 Butler 運用「矩陣」（matrix）概念，強調異性戀常規性別秩序的全面和無所不在，使人們難以察覺或逃脫「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sex-gender-sexuality）之間，沿著性別二元邏輯所形成的排排對齊的意義網絡。它致使人們往往不由自主地由順性別「男性」和「女性」出發，以形成性別認同、身體行動和情慾實踐，並以此為標準，定義可在主流文化中被理解和實踐的身體及慾望感受，進而鞏固了以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為經緯的性別秩序。

主角 Brandon Teena 的跨性別男性認同，和以女性為對象的異性戀慾望模式如何互為表裡，而身體則成為他再現可生活的男性身分的關鍵。當 Brandon 透過身體打造，成功地矇混（pass）為順性別男性，他得以和女友發展異性戀式的情慾互動，然而當他的性別矇混被揭露，隨之而來的性暴力，則剝除了他跨性別身分在象徵和實質層次繼續生存的可能性。藉此，Butler 更加凸顯：符合異性戀及性別二元常規秩序的性別、身體和情慾互動，對於確保跨性別者的生活和生存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相較於「可理解性」所指涉的象徵性文化肯認，「可生活性」的概念更進一步揭示跨性別者如何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制約的日常生活物質結構中掙扎求生，並依此發展情慾、身體與認同實踐策略。因此，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之於慾望和身體的規範和肯認，不僅劃定了「可生活的」跨性別主體樣貌，也讓「打造可被理解的、因而可生活的身體和情慾實作」，成為跨性別者認知和實踐跨性別認同的關鍵物質基礎。

藉此，本文進一步提出「情慾可生活性」的概念，探討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中，何謂「可生活的」跨性別情慾實踐樣貌，並分析情慾可生活性如何成為跨性別者形成身體經驗與發展認同形構的關鍵元素。再者，當 Butler (2023 [1990]: 337) 指出異性戀矩陣對於性別操演的形構和制約，他也同時強調，主體操演性別並非僅是順服或模仿常規，而是在規範性結構中，摸索並確定可行的認同和慾望模式。雖然必須和常規結構具備一致性，但性別、身體與情慾在其間的交會和碰撞，也將產生溢出常規結構的行動結果。因此，本文除了指出異性戀常規性腳本對跨性別情慾可生活性的框限，也著重探討跨性別主體如何同時順應和挑戰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對於可生活情慾主體位置的定義；又如何援用身體條件與非常規情慾文化腳本為物質基礎，形成另類的情慾可生活性，由此發展出超越性別二元規範的跨性別認同和身體實

踐。援此，本文探討情慾互動如何形成關鍵的社會關係和脈絡情境，鑲嵌於跨性別者形塑認同和身體的多元模式。與此同時，本文也關注跨性別者如何能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結構之中，創造另類情慾可生活性，並翻轉性別認同、慾望與身體之間的規範性意義連結。

四、研究方法

本文的分析資料出自第一作者於 2020 年間為碩士論文進行的半結構訪談，訪談內容聚焦於不同跨性別主體在性別認同、性幻想、身體打造與情慾實踐的生命經驗與實作。本研究共訪談 23 位研究參與者，每次個別面對面訪談約二至三小時。整體而言，23 位受訪者的年齡涵蓋區間為 22 至 44 歲，其認同與醫療介入資訊請見表 1 至表 4。表中「性別認同」和「性向認同」欄位所呈現之不同的描述形式（詳見表註），即凸顯出「跨性別」認同大傘下，差異化的主體認同、情慾與身體形塑模式。

為方便讀者辨識並理解研究參與者的出生指定性別，以及後續的身體打造與情慾實踐歷程，本文於表 1 中，以「芷」字為首，一致性地化名 10 位出生指定性別為男的跨性別女性受訪者，並於行文間以「她」字做為跨性別女性的人稱代名詞。在表 2 中，則以「柏」字為首，化名 8 位出生指定性別為女的跨性別男性受訪者。在表 3 與表 4 中，以「禾」字旁疊字，化名 5 位非二元（non-binary）¹¹ 性別認同的跨性別受訪者。跨性別男性和非二元認同受訪者皆以「他」字做為人稱代名詞。

經由分析並對照不同跨性別者的情慾敘事、認同及身體打

11 本文受訪者與臺灣同志社群常將「非二元性別」通稱為「非二元」，故下文指稱「非二元性別」認同概念時，皆使用「非二元」的通稱。

造，本文得以闡明社會環境浸潤、物質身體條件、非常規性腳本及情慾社群，如何影響了跨性別群體對於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妥協或挑戰，並介入了他們差異化的認同和身體打造。本文論證「情慾可生活性」關鍵地影響了跨性別主體的認同軌跡和身體打造，並指出（1）異性戀性腳本主導的情慾可生活性、（2）跨性別者的「身體條件」所中介的情慾可生活性、以及（3）在非異性戀常規性腳本中浮現的情慾可生活性，如何一方面使跨性別主體受性別二元意識形態召喚，以性別重置手術打造趨近順性別男女的認同和身體樣貌；另一方面也令跨性別主體得以探索並詮釋溢出異性戀框架的情慾和身體實踐，並置原生身體和性別認同之間的扞格，並創造可生活的跨性別情慾主體位置。由於篇幅限制，本文難以一一描繪受訪者的情慾實踐和認同形塑樣貌，但本文分析結果由所有受訪者的情慾和認同敘事推導而來。在以下分析討論中，本文節選相關的主體敘事，申論不同跨性別主體如何認知並實踐可生活的情慾樣貌，並依此定錨身體和認同形塑的方向，進一步形成跨性別主體之間多元的性別跨越認同和體現軌跡。

表 1：跨女受訪者性／別認同與醫療打造

化名 (年齡)	性別認同 ^a	性向認同 ^b	醫療介入 ^c
芷芳 (44)	女性	雙性戀， 偏好男性	HRT (自行短暫服用過) SRS*
芷璇 (42)	跨拉 (跨性別女同志)		無
芷晴 (32)	女性	泛性戀， 偏好女性	HRT (2017-) SRS (2019) 醫美 (雷射、玻尿酸)
芷珊 (29)	女性	異性戀	HRT (2016) 醫美 (2020)

續上頁表 1

芷琳 (27)	跨性別 (跨女)	慾望男性居多	醫美*
芷妍 (27)	女性	雙性戀	HRT (2017-) SRS (2019)
芷瑜 (27)	女性	雙性戀	HRT (2015)
芷琪 (26)	跨女	偏好男性	無
芷涵 (24)	女性	男女性都可以， 較喜歡女性	HRT (2018) SRS*
芷瑛 (22)	跨性別、 女性	喜歡男性	雷射除毛 (2019) HRT、隆乳、美聲手術*

- a 性別認同欄位中，芷璇傾向不將性別與性向視為兩個獨立的主體認同面向，以「跨拉」做為自我認同，因此其性別認同和性向認同的欄位合併為一格。芷琳因自身並不追求被視為女性，傾向以「跨性別」而非「跨女」做為自我認同，但並未排斥自己被他人認知為「跨女」，因此以括弧「跨女」的形式呈現。芷瑛則是分別將「跨性別」和「女性」同時視為自身的兩種性別身分。此欄中，若呈現「跨拉」、「跨性別」或「跨女」，皆代表該主體傾向在友善的環境中說明自己的跨性別身分，且芷琪認為不必強調自身「跨女」和其他順性別女性的相同之處。相對而言，若此欄僅呈現「女性」，表示該主體將跨性別當作描述生命過程的詞彙，傾向不使用跨性別做為認同宣稱，並以二元性別定錨自身的性別位置。
- b 性向認同欄位中，若僅以描述性語言呈現，代表該主體傾向不使用既有的性身分範疇定義自己的性傾向。下表2、表3、表4皆同。
- c 醫療介入欄位中，呈現受訪者至訪談時間為止曾經使用過（或正在考慮）的醫療介入與身體打造方式。後綴*者，表示受訪當下主體尚未進行，但預計於未來使用的醫療方式。HRT為使用賀爾蒙治療（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之簡寫，常規醫療流程大多為取得精神科所開立的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的診斷證明後，定期性口服雌性賀爾蒙藥物（或施打雄性賀爾蒙針）。SRS為上／下半身的性別重置手術（Sex Reassignment Surgery）之簡寫，也稱為性別還原手術、變性手術、性轉換手術（Transsexual Surgery）和性別確認手術（Gender Confirmation Surgery）等，針對生殖器官，可細分為摘除階段和重建階段（陰道／陰莖）。下表2、表3、表4皆同。

表 2：跨男受訪者性／別認同與醫療打造

化名 (年齡)	性別認同 ^a	性向認同	醫療介入
柏霖 (36)	跨男	喜歡女性	平胸 (2007) SRS (2008) HRT (2008-)
柏辰 (32)	男性	喜歡女性	平胸 (2019) HRT (2019-) SRS*
柏任 (29)	跨男	偏好比自身氣質陰 柔者	平胸 (2018)
柏翰 (27)	異男 (異性戀男性)		HRT* 平胸*
柏宇 (26)	跨性別 (跨男)	喜歡女性	平胸*
柏勳 (25)	男性	泛性戀， 不偏好陽剛氣質	HRT* 平胸*
柏安 (25)	男性	受生理男性的性吸 引，可與其他性別 發展親密關係	HRT (2016-) 平胸 (2019) SRS (2020)
柏宏 (24)	男同志		平胸 (2016) HRT (2016-) SRS (2019)

a 性別認同欄位中，柏翰與柏宏傾向不將性別與性向視為兩個獨立的主體認同面向，因此其性別認同和性向認同的欄位合併為一格。柏宇因自身並不追求被視為男性，傾向以「跨性別」而非「跨男」做為自我認同，但並未排斥自己被他人認知為「跨男」，因此以括弧「跨男」的形式呈現。此欄中，若呈現「跨男」或「跨性別」，代表該主體傾向在友善的環境中說明自己的跨性別身分，且不必強調自身「跨男」和其他順性別男性的相同之處；相對而言，若此欄呈現「男性」、「異男」或「男同志」，皆表示該主體將跨性別當作描述生命過程的詞彙，傾向不使用跨性別來自稱，並以二元性別定錨自身的性別位置。

表 3：非二元受訪者（出生指定性別為女）性／別認同與醫療打造

化名 (年齡)	性別認同 ^a	性向認同	醫療介入
秧秧 (36)	非二元	女同志	無
秒秒 (29)	無性別、 非二元	泛性戀， 喜歡陰柔氣質者	無
稻稻 (25)	酷兒、 非二元	泛性戀， 喜歡陰柔氣質者	平胸*

- a 非二元受訪者皆傾向在友善的環境中說明自己多元的性／別身分，且不排除被視為跨性別，但本表受訪者傾向以「非二元」為主要的性別認同。

表 4：非二元受訪者（出生指定性別為男）性／別認同與醫療打造

化名 (年齡)	性別認同 ^a	性向認同	醫療介入
稜稜 (33)	非二元	男同志	無
穠穠 (25)	非二元、 跨性別	男同志、 跨性別異性戀	無

- a 非二元受訪者皆傾向在友善的環境中說明自己多元的性／別身分，且不排除被視為跨性別，但稜稜傾向以「非二元」為主要的性別認同，穠穠則傾向同時表示自身認同為「跨性別」與「非二元」的性別位置。

五、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主導的情慾可生活性： 以性別重置手術為軸的跨性別身體與認同

Butler (1990) 的性別操演理論，揭示在異性戀父權體制中，人們不斷重複操演「男」、「女」性範疇 (sex category) 的

社會文化意涵，因而鞏固並自然化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理所當然的二元連結。West 與 Zimmerman (1987) 也以「做性別」(doing gender) 概念，指出人們在社會化的歷程中，被引導並學習如何去「做」(doing) 出能夠被認為男人／女人的氣質、個性和行為。因此，以順性別男女身分為前提的異性結合被視為理所當然，形塑了以異性戀為自然秩序的「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 (Ingraham 1994; Warner 1991)。這除了減少人們認識並實踐非異性戀情慾的機會之外 (Rich 1980)，也形成規範性的性腳本 (sexual script)，指引人們以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為參照，解讀情慾線索，並定義合宜的性互動 (Gagnon and Simon 1973)。性腳本使個人得以在特定情境中，預測情慾對象的感受與期望，因此，除了異性戀伴侶會依賴性腳本發展關係 (Wiederman 2005)，跨性別伴侶也時常以異性戀性腳本做為情慾探索的指引。然而，由於其認同和身體實踐與順性別主體相當不同，也使他們在其中同時感受到矛盾和格格不入 (Mellman 2017)。由此可見，當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普遍性地定義了社會文化中可理解的性身分和性腳本，向其靠攏便成為跨性別主體創造情慾可生活性最直接的方式。本節分析指出：在另類性腳本缺乏文化可理解性的社會群體和文化空間之中，由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所主導的情慾可生活性，如何成為跨性別者認知與塑造主體身分首要、甚至是唯一的參照，進而使性別重置手術成為跨性別者打造理想身體與認同之標的。

性別氣質陽剛，且以女性為情慾對象的柏霖 (36) 是基督徒，自小在教會環境中成長，並且明白家庭和教會並不允許他以女性的身分談「同性」間的戀愛。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柏霖只能獨自反覆琢磨自身做為性／別主體的定位。一方面，柏霖曾經試著順應異性戀性腳本的期待，但以失敗告終。柏霖說：「我以前有勉強過喜歡男生，國中、高中、大學都有，可是就沒辦法，

受不了，發現我只會覺得他很帥，我就是沒辦法接受男生的身體。」再者，柏霖也無法想像以原生身體進行親密接觸，「那時候的想像會覺得這樣很不舒服。」另一方面，柏霖也無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他的陽剛氣質和對女性的情感渴望：

我小時候就會幻想自己是小男生，喜歡這個小女生，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但是我從來沒有做出任何（追求）行動，因為我只能活在我的幻想裡面……我那個年代不能這樣子，也很少女生會剪短髮、穿男生的衣服，還是會被嘲笑。

在柏霖身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不僅同性戀是不被允許的，陽剛女性的認同和身體展演也不被接納。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所串聯的認同、身體和慾望三位一體，使得柏霖的陽剛性別認同、生理女性身體，和同性戀性傾向之間形成了難以生活的矛盾，導致他始終無法在日常生活中自在地展現陽剛自我，並發展情慾和親密關係。

當柏霖明白他無法以異性戀女性或陽剛女同志的身分生活，此時「異性戀男性」身分，就成為柏霖接合陽剛氣質、以及對女性無處安放的戀慕的定錨點，並且影響了他對於自我性別和情慾身分的認同方式。也因此，當柏霖在 2007 年開始接觸到國外的跨性別論述之後，他急促地希望以性別重置手術一步到位地打造男性身體：

之前我對跨性別的想法非常窄小，那時候我認為跨性別一定要動手術，就是越像越好，身體一定要是男生的樣子……我動手術很大的原因主要是要讓別人可以覺得我是男生，所以如果可以 pass（為男性）是最重要的……只要別人看到我，會叫我「先生」。

而當詢問柏霖為何渴望「pass 為男性」，柏霖很直接地說：「因為我那時候（同性戀）是不被允許的，所以是誰逼我動手術的，就是情慾。」在過往的臺灣，變性主體常在醫療論述中被理解為「靈魂裝錯身體」，暗示其自誕生之始，便擁有勢不兩立的「身體」與「靈魂」，而性別重置手術則是協調此身心不一致的介入手段（劉宇霆 2022）。然而柏霖的認同敘事指出，他對於性別重置手術的渴望，和他只能以「異性戀男性」的身分發展情慾互動的認知高度相關。由此可知，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中，性別認同和身體的不一致，也同時導致了跨性別者難以認可自我情慾主體位置，也無法開展情慾生活的困境，因而形成了跨性別者尋求以性別重置手術來打造身體，以尋求情慾可生活性的認同軌跡。柏霖對於性別重置手術的渴求，說明了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不僅預設認同和身體表現之間的一致性，更使得趨近順性別男女的認同和身體，成為主體想像和開展情慾生活的關鍵物質中介；而柏霖也一直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之後，才開始交女朋友，以異性戀男性的身分開展可生活的情慾和親密關係。

芷晴（32）的認同敘事，也充分說明了以順性別邏輯為前提的情慾主體位置，如何界定了跨性別者的情慾可生活性，並召喚跨性別者以性別重置手術打造身體和身分。已進行 HRT、SRS 和多種醫美手術的芷晴，在國小階段試穿表姊衣服時，便已萌生想成為女生的想法。當時媒體上與跨性別有關的報導，往往以變性女性為主，強調她們的美艷程度「比女人還女人」，導致芷晴認為如果想要成為可被慾望的女性，必須要難以被辨識出跨性別身分才行。在這樣的前提下，芷晴感嘆：

雖然自己是知道自己很明確的就是 TS（Transsexual），但是你看到的資料、人或是照片，會覺得她們跟自己又會有一些隔閡感，就會覺得辦不到，包括家庭、外表、身材，感覺好像其實沒有辦法達到理想。我自己本身天

生條件也不像是一個陰柔的男生……因為覺得自己的生理條件，非常的難跟別人發展愛情有關的關係，所以我一定要動完手術之後，我才考慮談感情，我是完完全全沒辦法接受用原生的性器官去跟任何人發生關係。

芷晴對於性別重置手術的渴望，除了協調生理身體與性別認同的落差，同時也是因為主流文化以「比女人還女人」的刻板印象，再現跨性別者的性別展演，進而影響了芷晴對於情愛關係發展以及被慾望之可能性的想像。而由於天生身體條件的限制，HRT 和醫美手術都難以使芷晴在日常生活中被認知為女人並展開情慾生活；因此，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並改造原生性器官，便成為芷晴種種將身體「去男性化」的嘗試中，最關鍵且效果最明確的身體打進行動。

透過醫療介入而重建出的女性身體器官與外表形象，的確成為讓芷晴能夠安放認同和慾望的身體物質基礎。芷晴表示在身體轉換為女性之後，自我做為慾望主體的界線變得清晰，開始能夠區辨對於女性的好感究竟是慾望對方，或只是渴望成為對方，而親密交往的心理壓力也在改造身體的過程中獲得緩解：「我跨出來（開始使用 HRT 和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以後，很多以往的界線通通都會消失，比如說本來可能跟女生都不太敢講話，以前的那種很多的心理壓力，都有蠻明顯的改善。」特別的是，在訪談當下，芷晴自我認同為泛性戀，並已與女性伴侶交往一段時間。然而芷晴直言，她一直以來都以男性為性幻想對象，而在芷晴的親密關係中，和女性伴侶的親密互動也僅止於親吻和擁抱。芷晴將此情慾想像與真實生活之間的矛盾理解為：「有可能是我自己太想當女生，所以性幻想對象是個男生」，而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中的女性主體位置，正是要慾望男性並且也能夠被男性所慾望。然而，受限於身體條件，芷晴尋求以異性戀女性情慾主體發展生活的渴望持續受挫，並讓她認知到：「綜合來說，雖然想像

男生（和跨女交往）是有可能的，但是現實中，真的有找到男生的可能性我覺得很低……而且我後來對性這方面，越來越不感興趣。」

芷晴的生命敘事彰顯了「比女人還女人」的刻板印象，不僅引導了她對於跨性別身分和身體打造的認知，也影響了她對於何謂可生活的情慾主體位置的想像。在芷晴以男性為情慾對象的前提之上，身體條件的限制一方面使她更堅定地尋求以性別重置手術來接合女性慾望主體位置，而女性身體也成為她辨識女性情誼與同性情慾的物質基礎。但另一方面，即便芷晴進行了性別重置手術，她外顯的身體特質仍然使她「異性戀女性」身分的情慾可生活性相當有限，因而讓她轉向與女性交往，且以無性做為伴侶生活的主軸。芷晴打造性別和性身分的軌跡，清楚地說明了即便以性別重置手術介入，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中的女性主體位置，和跨性別者的身體與情慾實作之間，仍存在難以忽視的落差。芷晴以性別重置手術趨近順性別女性身體和身分，卻因外顯身體特徵而仍然被排拒在異性戀情慾關係之外，說明了「身體」做為物質基礎，對於跨性別主體尋求和創造情慾可生活性的重要性。然而與此同時，芷晴的「泛性戀女性」身分認同和情慾實作——在想像中慾望男性，但在真實生活中以女性為親密伴侶，且淡化性生活在伴侶關係中的意義——卻也因此浮現，指出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之外，也同時存在著另類可生活的情慾主體位置的可能。

六、「身體條件」中介情慾可生活性：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和多元性別主體認同的競逐

由上節分析可知，當跨性別者受到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主導的情慾可生活性所召喚，趨近順性別男女的性別認同和身體被視

為常態時，性別重置手術便成為必要的醫療介入。然而，芷晴的故事指出，當跨性別者的身體特徵歧出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定義的「理想身體」，性別重置手術也無法為他們帶來異性戀身分的情慾可生活性。延續此分析發現，本節進一步探究「身體條件」對於跨性別主體形塑認同和身體打造軌跡的重要性。「身體條件」是跨性別者時常用來描述原生身體和另一性別身體趨近程度的語言。「身體條件好」，指稱跨性別者的原生身體不需太多醫療介入，即可成功地以另一性別身分被辨識；而「身體條件差」，則表示即便經過多重醫療介入，跨性別者的身體表現仍然難以接近另一性別之身體形象。本節討論聚焦在未（打算）進行任何跨性別醫療介入，且可實踐相對理想的情慾生活的跨性別主體，凸顯跨性別者如何以「身體條件」，開展既順服又挑戰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情慾可生活性，並因而能創造多元的跨性別身分認同以及身體實踐。本節也呈現跨性別主體在身體條件之上開展的情慾可生活性，如何牽動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和多元性腳本之間的競逐，進而影響主體的認同和身體打造。

未進行任何醫療打造的芷琪（26）便是身體條件好的代表。在訪談初見時，芷琪的皮膚細白、聲音輕柔，她的性別展演極易被納入主流社會對於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的常規認識之中。她並未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和賀爾蒙治療，完全依靠穿著打扮和行為舉止來趨近典型女性化的外貌，並且能夠以異性戀性腳本中的女性主體身分進行情慾互動，發展出豐沛的性生活。因身體條件而帶來的情慾可生活性，也讓她由渴望性別重置手術，轉變為安身於「女性認同、男性身體和原生快感共存」的跨性別情慾主體位置。芷琪自陳，她在國高中時期的感情不太順利，而在青春期男性性徵越來越明顯時，她接觸到日本變性女模特兒的自傳，因此計畫透過使用賀爾蒙和性別重置手術，讓自己趨近典型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的身體樣貌，進而能夠和男性發展親密關係。芷琪說：

以前會很執著我肩膀很寬之類的，那時候會因為自己沒有女性身體而自卑……那時期我問自己說：「我為什麼那麼想變性？」我發現其實我追求的並不是女體……答案是我渴望男人的愛。

芷琪的自白呼應了前節的分析——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制約了跨性別主體對於可慾望的情慾主體身分的想像，進而使其渴望性別重置手術，及趨近順性別男女的認同和身體樣貌。然而，芷琪的認同轉折，來自於她青春期的身體雖然開始發展第二性徵，卻也讓她原先的圓潤身材變得苗條纖瘦，開始能夠藉著化妝與穿著打扮，體現出典型女性化的氣質和美貌：「一開始很擔心聲音這件事，我要變聲，聲音如果很低怎麼辦……好險自己沒有（變聲）……也可能因為國中開始，美少女變身，青春期開始抽高……大家開始從以前謾罵譏諷，到連親戚都開始讚美我變得好看。」

在「變得好看」之後，芷琪開始與不同男性們發展出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和多元的性接觸，並且獲得情感對象對於她跨性別身分和身體的肯認，因而催化她改變原先預計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念頭。芷琪說：

他們讓我覺得我在這個過程中是被照顧、被尊重，肯定我不是一個工具的時候，我就滿足了我對愛這個最渴望的東西。所以其實更多的是跟自己的和解，因為和解之後就發現對我來說追求女體是一種手段，那我就沒有那樣的必要……親自看到他們願意主動去觸摸我的性器官的時候，我會覺得他是真的認真的知道我是什麼。

與此同時，芷琪以原生男性身體進行情慾和性互動所感受到的性快感，也讓她對性別重置手術卻步。芷琪說：「我有查賀爾

蒙用完半年後，就可以解決跨女很困擾的勃起，我就想說，可是我不困擾啊……喔那不行！我身體有快感。」芷琪僅藉由化妝打扮，不需賀爾蒙介入，即可在日常生活中發展令人滿意的情慾生活，並且經由原生男性身體感受到性快感。這樣的身體條件，讓她能夠在生理身體和性別認同中折衷並達到平衡，轉化以性別重置手術打造典型女性身體的目標。換言之，芷琪的身體條件和感官經驗，成為關鍵的物質基礎，使芷琪的女性認同和原生男性身體能夠並存，並且發展具備可生活性的跨性別情慾主體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當芷琪的跨性別女性身分認同穩固後，為了創造情慾對象對於她的身體和身分的理解，芷琪會在情慾互動發展初期，主動向對方介紹自己的跨性別身分：「現在大部分說我是跨女，然後我可能說偽娘，有些人會眼睛一亮，我都會跟他們說『你這樣算異性戀喔』，甚至變成我一種去接近大家的手段。」羅盤針（2021）指出，在跨國文化交流的脈絡下，源自日本次文化的「偽娘」（指女裝示人的男性），成為跨性別女性理解自身慾望的參照點；跨性別女性會衡量自身狀態，設法跟「偽娘」概念體系產生連結，藉以創造生存的條件。由芷琪的情慾互動策略可知，她在身體條件好的物質基礎之上，連結並組裝了「異性戀」、「跨性別」和「偽娘」等多重情慾腳本。藉此，她不僅開拓了其跨性別女性身分和身體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之外的情慾可生活性；同時，也讓她的情慾對象都能在另類情慾文化脈絡中，發展對於（跨性別）女性身分與原生男性身體並存的認知和接納。

然而，芷琪的認同和情慾實踐雖然挑戰了以順性別身分為預設的異性戀常規性腳本，但不可否認的，這樣的跨性別能动性，仍然奠基在芷琪「好的身體條件」之上。換言之，趨近於典型女性化的外貌，依然主導了跨性別主體的認同和身體實踐。而這對於如芷晴一般「身體條件不佳」的跨性別者而言，反而可能加強

了她們對於典型順性別女性形象的渴求。

芷琪的情慾和認同敘事，指出了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結構和跨性別主體能動性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如何沿著生理身體特徵的軸線發展變化。「身體條件好」做為性別展演的物質基礎，使跨性別者不需進行醫療打造，便能在社會互動中，被認知為不同於出生指定性別的另一性別身分，發展相對順遂的情慾生活，並創造常規之外的性與性別主體身分。身體條件所帶來的情慾可生活性，除了讓主體能夠如芷琪般，重新定義並接納性別認同和原生身體之間的關係，也成為主體發展「非二元」性別認同的契機。細究田野資料，所有非二元受訪者，皆或多或少地參與臺灣同志運動的相關組織活動，並在性別認同過程中，嘗試摸索哪些性身分範疇更加契合自身經驗。當他們經由同志社群接觸到「非二元」的概念，除了發現此身分意涵最能表達自己真實的認同感受，也用個人經驗豐富並強化了「非二元」做為政治性集體認同範疇的意義——在「非二元」的身分位置之上，非二元認同主體更加堅定地展現並肯認溢出於性別二元秩序的身分和身體樣態。藉此，他們質疑並拆解異性戀矩陣中，以順性別主體位置為出發點的認知意義網絡，並進一步彰顯了「非二元」認同範疇的性別政治意涵。¹²

自我認同為非二元的秧秧（36）出生指定性別為女性，但從小到大因平坦結實的胸膛、英氣俊俏的氣質、具有磁性的嗓音、甚至是微微突出的喉結，而常被周遭的人辨認為男性：

我從小就很常被認成男生，就算留長頭髮還是會被覺得

12 在本文田野中，「跨性別」與「非二元」是部分交集的身分範疇。若由政治性認同範疇的角度視之，肯認非二元認同和運動論述的受訪者們，更加傾向挑戰「典型順性別男女樣態」的性別體現和意識形態。然而，這樣的政治性雖有助於主體確立「非二元」性別認同，但本研究也並未觀察到涉入非二元認同論述或運動越深的主體，便會更加抵抗異性戀常規性腳本和順性別式的身體展演——這也呼應本文論證：主體對於非性別二元常規認同的理解和援用，雖然有其政治意涵，但也必須考量「情慾可生活性」做為影響主體如何動態體現身體和認同表達的關鍵中介因素。

有點 man，我覺得我是渾然天成，我也不會很刻意的裝 man。我有喉結，聲音又那麼低，然後手又比較容易練肌肉，可能雄性賀爾蒙稍微比一般女生多。

秧秧在過去缺乏對於跨性別的理解時，也曾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牽引和召喚之下，渴望以異性戀男性的身分和身體發展親密關係。秧秧說：「小時候會想像自己很帥，自己是男生可以引起女生的矚目，可以跟女生在一起……我自己也是想要我有陽具可以插入。」在這個階段，秧秧的身體條件和他的情慾實踐之間，微妙地產生了矛盾關係。一方面，秧秧趨近順性別男性的身體條件，讓他從不缺乏女性的傾慕，並往往成為歷任伴侶唯一交往過的「女朋友」。但另一方面，秧秧卻也被異性戀性腳本束縛，在情慾和親密關係中，都被伴侶當成異性戀男性對待：「她們不是女同志，她們以前都跟男生交往，第一次喜歡女生是跟我在一起，我覺得她們應該是把我也當成男生看待。」因為身體特徵而被指定的男性性角色，矛盾地讓秧秧在性互動中對於自己的女性身體缺乏自信：「這很羞於啟齒……可能我就是對陰莖很有想像，只要有一個人跟我說跟男生（的性）感覺多好多好，那個想法就會植入我的腦海。」換言之，雖然秧秧的身體條件讓他不需任何身體改造，即能以異性戀男性的身分創造情慾可生活性，但在異性戀式的親密關係中，他的男性身分和原生女性身體，卻也開始產生疏離。

這矛盾的情狀促使秧秧開始探索非異性戀常規的情慾互動和身分認同。奠基在他趨近順性別男性的身形，但卻非順性別男性身體的物質條件之上，秧秧的認同探索，聚焦在區辨自我性別身分和順性別異性戀男性的不同。秧秧說：

一男一女很多事都可以順理成章發生，包含我也想要用陽具去進行性行為，但我卻沒有這個東西，就會讓我覺

得輸了男生一大塊……（過去伴侶）把我當男生，還要怪我為什麼不是男生……既然如此，那我就更要做出區分，挖一些自己生來是生理女性的亮點。

生理女性的亮點為何？在人際相處面，雖然秧秧的身形外觀讓他能夠輕易地以順性別男性身分生活，但他卻相當不認同男性社交文化中由情感疏離、相互競爭和物化女性等霸權式男子氣概所形成的性別秩序（Bird 1996），反而更傾向認同和女性同儕互動時產生的情感經驗：「高中大家都是把自己當女生看待，我就覺得我要珍惜自己的女性特質……我比較喜歡由內去建立情感連結，喜歡聊心事，講一些比較深層的東西。」另外，在情慾生活面，過往異性戀式的情感關係帶來的身體矛盾，也在秧秧遇見以泛性戀自我認同的女性伴侶之後得到緩解。當他不再被伴侶期待需要以順性別異性戀男性的身分進行情感和性互動，無法擁有陰莖也就不再是遺憾，秧秧也因而得以鬆綁生理身體、性角色和性別身分之間的常規連結：

現在我可以大方地承認，我這樣子的慾望方式不會很奇怪，我可以把這件事情接納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我沒有想要被定義在哪一個性別角色，一種不受天生性別拘束的概念。因為我的外表沒有讓我不能連結到陽剛那一面的狀態，因為我很 pass，才會被當成女生或被當成男生都可以，但我不想要只選擇一邊，兩邊對我來說都有受惠的特質。

於此，奠基在秧秧身體物質基礎之上的情慾可生活性，為他創造了在身體和身分的扞格中，「被當成女生或被當成男生都可以」的彈性空間，並由此得以開展非二元的性別身分認同。

身體條件除觸發了以非二元為軸的性別認同軌跡，也讓非二

元主體更有餘裕在不同性身分間轉換流動，進而重新組裝非二元認同者可生活的情慾和身體樣貌。與秧秧趨近順性別男性身形不同，出生指定性別為男性的禮禮（25）五官深邃細緻、身材纖細、比例出眾，不論以女裝展演陰柔氣質，或以男裝展現中性陽剛，都游刃有餘，也成為他以非二元為認同的物質基礎。禮禮說：

其實我算是在跨性別樣態裡面很有紅利的一個身體……這個性別認同之所以會那麼輕鬆，我之所以可以如此地自由自在，是因為我本身有足夠多的外貌資本，我覺得這很重要。就算我沒有辦法連聲音都可以……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很完美的跨女……但是因為我覺得（只當女性或只當男性）不舒服，所以才有辦法有新的性別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秧秧透過和泛性戀女性伴侶的親密關係，確認了他非二元的性別和情慾主體位置，禮禮的性別認同軌跡也同時和他情慾生活的流動變化交織在一起。禮禮的情慾對象以生理男性為主，因而，他也曾因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制約而將自己視為女性：「算是幫自己的情慾尋求一個出路，我覺得我一定因為是女生，才會喜歡男生。」然而，禮禮的氣質和身體特徵並非單純向典型順性別女性形象靠攏，因而，以異性戀女性身分發展情慾互動，對他而言並沒有優勢。禮禮說：

那時候讀男校，我們常常會和女校聯誼，我感受到受歡迎的女生就是文靜、安靜、有氣質的，然後很明顯認知到我就不是那樣子的女生。所以那時候我又切換回比較積極的男性認同生活，我也覺得沒有問題，但是我也覺得沒有那麼舒服，所以我那時候才發現，我好像都沒有辦法被規範為某一個狀態裡面。

當穠穠發現他並無法安居於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的性角色，因而轉而以男性身分生活之後，他也和男性同儕交往，並開始以男同志身分進行情慾和社會互動。之後，他感受到僅做為順性別男性「也沒有那麼舒服」，並開始以「非二元」認同自我，在日常生活中交替展演陰柔和陽剛氣質。他也進而發現，這樣的狀態更能吸引生理男性為主的情慾對象，呈現了另類的「跨性別吸引」情慾樣貌（Ashley and Robertson 2020; Reback et al. 2016）。由此可見，穠穠的身體特徵除了讓他能夠在二元性別結構中穿梭流動且感到自在，也讓他的情慾可生活性並非緊貼著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而是在同性戀和跨性別吸引的性腳本中來回協商和適應。綜上，得以流動於典型男女身形之間的身體條件，除了讓穠穠能夠發展彈性的非二元性別認同和展演，也使他能夠挪用不同的性身分和性腳本，進而拓展非異性戀常規的情慾可生活性，以及超越異／同性戀的非二元情慾主體位置。

七、在非異性戀常規性腳本中浮現的可生活性：跨性別情慾主體與身體打造

上述芷琪、秧秧與穠穠的生命敘事，說明了身體條件是跨性別主體能夠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之外，創造情慾可生活性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他們的故事也指出，雖然異性戀性腳本無可避免地召喚著主體認同實踐，但同性戀、泛性戀與跨性別吸引等多元情慾模式的浮現，也成為主體能夠發展非常規的身體、認同和情慾互動的情境脈絡。以柏霖為例，雖然在認同發展初始，柏霖堅決且急迫地以性別重置手術完成他的異性戀男性主體位置，但在他手術後的 20 幾年來，臺灣同志運動的發展，提升了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的社會能見度和接受度，使得柏霖回看當年性別重置手術的決定時認為：

是因為別人的眼光，我才會對自己疏離……如果當初人家跟我說：「你可以當同性戀。」我或許就不會那麼急著要動手術。

顯然，當「同性戀」隨著社會性別文化變遷，成為可理解且可生活的主體位置之後，柏霖對於性別重置手術的認知和需求也改變了。在過去同志能見度極低的時代，柏霖僅能在網路上接觸到英語語境下對於多元性別者的簡要描述。由於生活環境受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主導，他無法接受「酷兒」(queer)主張「隨心情來改變自我性別樣態」的論述方向，反而傾向靠攏網路上部分跨性別者的表述——若資源條件允許，「真正的跨性別」應該有別於酷兒，透過改變性徵，來向他人證明自己的性別認同屬實。然而，隨著「跨性別」概念在中文語境中，浮現為一種政治性的集體認同範疇，以性別自決做為認同和政治運動的核心，柏霖也在同志社群的浸潤中，逐漸接合跨性別身分政治的思想，開始認可「器官不能決定性別」的運動論述，也不再認為以跨性別身體發展情慾互動是遙不可及的妄想。¹³此外，柏霖也感嘆自己在手術後的情慾互動中，失去以原生性器來體驗性快感的機會：「如不要換，因為換的代價很大……我以前也是沒有（性經驗），所以我也只知道（追求性別重置手術）這樣，可是我現在是『反方向憧憬』，覺得以前（以原生身體來體驗性）應該更不錯。」對柏霖而言，性別重置手術使他無法以術後的身體體驗性快感。這樣的遺憾，銜接上同性戀和跨性別主體位置新近浮現的可生活性，也驅使他鼓勵其他尚未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男性們參照多元性腳本，鬆動性／別身分與身體器官之間的緊密關聯。

13 本文受訪者雖然都希望更加落實臺灣跨性別運動中「器官不能決定性別」的倡議，且較年輕或更密切參與同志運動的受訪者傾向更認同此政治宣稱，認為性別認同表達不必然需要跨性別醫療的介入。然而，受訪者們受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所牽制的情慾困境，正凸顯出前言所述——當前的跨性別運動政治與身分論述，並無法充分回應「跨性別」做為社會情慾主體，是如何探索或創造「可生活的」身體、認同表達和情慾實踐，並形成差異化醫療介入的過程。

柏霖的經驗，呼應了 Rittenhour 與 Sauder (2024) 的研究發現：對於性經驗較少的個體而言，異性戀常規性腳本更可能形成支配性的潛規則，而導致不良的性互動。相對地，當人們透過性教育、性經驗或情慾社群，接觸到另類性腳本時，在性互動中主動協商與溝通的能力將會顯著增加。對於跨性別男性而言，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必須承擔的經濟負擔和健康風險都相當高。因此，經由非常規性腳本，轉換物質身體之於情慾互動的象徵意義，藉此弱化性別重置手術對於認同和身體打造的必要性，不僅拓展了跨性別男性的情慾可生活性，也能提升他們的健康狀態。例如，柏宏 (24) 的慾望對象是男性，曾經以女性身分與男性短暫交往，但發現自己：「對異性戀的關係很格格不入的感覺，我不會希望我是被以一個女生來對待，反而這一段我跟他相處比較像是那種兄弟。」對異性戀性腳本的難以適應，引領柏宏察覺自己的跨性別認同，並在偶然接觸到跨性別醫療知識之後，決定使用賀爾蒙和平胸手術，打造典型男性身形，並感受到越趨強化的性衝動，慾望模式也朝向生理男性發展。然而即便如此，柏宏對於以手術重置外生殖器官仍持保留態度：「現在醫療上也沒有辦法讓你像以前一樣達到快感，所以我會因此不想要去做這件事情。」如同柏霖的事後之明，柏宏對於手術將限縮性快感的顧慮，使他決定保留原生外生殖器，並且以男同性戀身分，在男同性戀社群中發展情慾生活，銜接他慾望男性、且認同為男性的情慾主體位置。與此同時，柏宏也接觸到以跨性別男性為主角的 A 片，進一步協調了柏宏的性別認同和原生身體之間的扞格：

我會說我是不分，但因為現在受限於身體，就是當 0 就好……我覺得我以前其實沒有辦法接受這件事情……但是看國外的 porn，他（跨性別男性主角）可能就是以他原本（身體）的樣子下去拍，男生跟 FTM 這樣，我就會覺得說，那其實也沒有什麼不行。

柏宏的認同敘事和身體體現，凸顯了非常規情慾文化和社群肯認，如何創造出可理解且可生活的跨性別情慾主體位置：一方面，男同性戀性腳本讓柏宏能以 bottom 性角色，銜接原生身體和男性身分的落差；另一方面，跨性別 A 片也成為柏宏在情慾互動中，並置身體和認同的認知資源。因此，柏宏雖然並未重建陰莖且具有陰道，但他和性伴侶能夠共同以「跨男男同性戀」的性腳本，轉化陰道的性別象徵意義，讓他在不改動原生外生殖器的前提下，打造出兼顧男性認同以及性快感的「跨性別男同性戀」情慾主體位置。柏宏的故事清楚地呈現出，同性戀和跨性別性腳本如何定義並創造了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之外的可生活情慾主體。而伴侶和社群對此主體位置的接納，也讓柏宏「不以性別重置手術重建陰莖」的醫療決策歷程，在實際的情慾生活中成為可能，彰顯了跨性別女性主義的論證：性別主體位置的內涵，是在真實生命經驗和社群網絡支持裡浮現成形。

近年來，非二元性別論述與社群網絡，也出現在臺灣的性別文化當中，拓展了跨性別者想像和實踐情慾可生活性的空間。非二元和泛性戀認同的稻稻（25）出生指定性別為女，但在成長過程中，一直對於自己的性別與情慾身分感到疑惑，無法在性／別常規秩序中，釐清自身理想的身體與慾望為何：「我那時候比較沒有辦法想像這件事情，甚至也沒辦法想像有什麼人會喜歡我，我覺得或多或少跟自己身體的不自在有關，加上從小到大接受到的各種媒體裡面，看不到自己，導致我覺得沒有人喜歡我好像也是合理的事情。」直到升上大學後，稻稻持續吸收國外多元性別相關論述，加入社群支持網絡，並遇見能理解非二元跨性別狀態的伴侶，在親密關係中共同探索性別代名詞、身體界線與非常規性腳本，如此的情慾生活，成為稻稻認同為非二元的契機：

我對於自己認同的探索，剛好同時是在遇到他（伴侶）

時，因為對象是他，他讓我覺得很安全……他很擅長詢問我的感受，問我界線在哪裡，所以我幾乎沒有需要在進行性互動時，覺得不自在，讓我好像也對自己的認同感覺更自在。

在非二元社群中發展的親密關係和情慾探索，使稻稻能以非二元情慾主體位置重組原生身體、性角色與性身分的連結，並能以正向的情緒感受，轉化過去對於性別身分的不安和困惑：

在認同非二元之後，我的世界有比較打開，以看片來說，以前會覺得我就不是女生，可是後來我就都可以投射……有時候我會想像自己有陰莖，這些想像讓我很有我的性器官的感覺，算是性別不安的反面，gender euphoria。¹⁴

稻稻的故事再次說明了非異性戀常規性腳本和新興性少數社群，如何為非二元者提供了銜接身體和認同的認知和實踐框架。伴侶支持和社群肯認，也使得非二元者不再僅能以性別不安的負面感受理解自己，而轉向以「gender euphoria」，正向地將非二元認同和身體，認知為一種快樂、幸福的狀態。另外，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雖然柏宏因挪用男同志和跨性別性腳本而對自己的原生身體有相當程度的接納，但他最終也為了更加趨近典型男性化的身形特徵，進行了賀爾蒙治療和平胸手術。而稻稻雖然也因非二元性腳本的中介，而能以原生身體體驗情慾快感，但他為了鞏固非二元認同身分，在訪談的當下，正打算於近期內進行平胸手術，避免他原生豐滿的胸部讓他直觀地被連結為順性別女性。這樣的體現歷程，除了指出性別二元常規無所不在的制約，也再

14 Gender euphoria 可翻譯成「性別欣快」（作者暫譯），是 gender dysphoria 「性別不安」的反義詞。近年來跨性別社群以 gender euphoria，來強調跨性別主體對於自我超越性別二元的認同和身體感受到快樂、滿足和肯定，以此置換一般以性別不安的負面感受定義跨性別認同的認知模式（Jacobsen and Devor 2022）。

次凸顯：即使有另類性腳本和情慾社群的支持，「身體」仍然是跨性別者想像並創造可生活的情慾和認同實踐時，關鍵的物質基礎。

由此可見，當跨性別者接觸到多元情慾腳本和社群，並因此得以跳脫異性戀性腳本制約時，「身體條件」仍然影響了主體在性別二元結構、非常規性腳本與情慾文化社群之間，斡旋情慾可生活性和跨性別認同的彈性空間。若身體條件不夠理想，前述「跨性別吸引」發生的層次，可能僅限於性的層面，而並不包括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因而進一步扭轉跨性別主體對於身體、性別、情慾角色的認同和實作軌跡。如同芷晴感嘆她天生的身體外觀就是無法趨近典型順性別女性形象，芷瑛（22）也說：

身高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困擾，從幼稚園就是坐到最後面，到青春期更誇張，那時候就很煩，再加上長體毛、喉結，就是男生的聲音，還有腳的大小，就是男生的最大 size。

而當性意識開始萌芽，芷瑛對於性的認知受限於異性戀性腳本，因此更加意識到自身女性認同和原生身體的身心衝突，並苦惱於陰莖帶來的快感。例如，在觀看 A 片並自慰時，芷瑛會覺得：「我是個女生，我怎麼可以這樣……我在性這塊需要有那個出口，可是結束的時候，我又覺得，吼我在幹嘛，很強烈的厭惡感。」如同芷晴，異性戀性腳本使年少的芷瑛對於身體和身分的認知受到性別二元意識形態框限，認為需要透過性別重置手術才能獲得理想的女性身分。然而，上大學之後的芷瑛，在親友的鼓勵下開始嘗試女性化打扮，並在網路社團與交友軟體上以「偽娘」與「跨性別」身分和男性發展出性互動。在這個過程中，社群文化的支持使她開始能夠接受以原生身體獲得性快感，並因此發展出跨性別認同：

我過去其實很厭惡我的生殖器，可是到後來，因為有個地方接納自己，我就慢慢地接納自己的身體……因為的確我就是跨性別，我就是個女生，可是我也是個跨性別。

如同芷琪，跨性別和偽娘性腳本與情慾社群，為芷瑛帶來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之外的情慾可生活性，紓解了異性戀性腳本導致的身體焦慮和身分危機，並讓芷瑛由渴望以性別重置手術達成女性身體和身分的一致，轉向認同男性身體和女性認同共存的跨性別主體位置。

然而，芷瑛也自陳她在網路社群中建立的情慾互動，通常難以持續發展為長期的伴侶關係：

（網路上）比較多是不單純的關係，不是談戀愛的關係。裡頭的直男對一般女生比較沒有興趣，他對我們這種特別的女生比較有興趣，就有點像是一個癖好，他是因為我是跨性別才去跟我在一起。

也就是說，情慾社群帶給芷瑛的情慾可生活性僅僅是片面的。如同 Weinberg 與 Williams（2010）指出在酒吧的情慾場景中，跨性別女性通常被視為高度性化的情慾對象，芷瑛在網路社群的情慾邂逅，也被視為「特殊的女性」，是滿足性需求，但並非發展長期伴侶關係的對象。這樣局限於性的「跨性別吸引」，可能與臺灣歷史中，以「人妖」或「第三性」為名的情慾次文化有關，將跨性別女性誤認為男扮女裝，且以性交易為目的的扮裝者（王浩翔 2023；陳薇真 2016）。¹⁵ 因此，雖然第三性腳本開展出芷

15 陳薇真（2016）指出，1990年代新興的「第三性」公關在特種行業中紅極一時，並在金融風暴後轉為以網路進行援交。而在臺灣酒店文化與媒體報導中，「第三性公關」通常是以男扮女裝來坐檯陪酒的扮裝者，和跨性別認同主體的狀態不同。在此背景前提下，第三性網路聊天室社群的參與者，很可能是「具男性身體且自身希望裝扮為女性外觀」的第三性狀態，並不強調其為女性的身分認同。

瑛並置女性認同和男性身體的情慾可生活性，但由於芷瑛的原生身體條件更容易連結至男性身分，使她的情慾主體位置，也受限於男扮女裝的第三性生理男性，無法如她所期待的，和男性對象穩定經營長期的親密關係。然而即便如此，芷瑛仍然不打算進行性別重置手術：

因為做完之後，我也不會被當成一個女生……因為社會的眼光，我的身形就還是會看出來你是一個改變過性別的人。

芷瑛趨向陽剛的身體形象，使得她沿著網路社群和偽娘或第三性情慾文化發展的情慾可生活性，是片面且性愛分離的。為了有更多被「愛」的可能，芷瑛更加積極地尋求以隆乳、美聲等醫美手術調整外型。芷瑛也進行賀爾蒙治療，讓自己降低一些性慾，藉此減少她對於側重於性互動的網路社群的依賴；並轉而在日常生活中，為她的跨性別身體創造更多性之外的情慾互動空間，與探索穩定伴侶關係的可能。

上述敘事彰顯出多元性腳本和情慾社群創造的情慾可生活性，如何與主體原生身體特徵相互交錯，影響了跨性別主體對於自我認同形塑、醫療介入和身體打造的考量。跨性別主體透過多元性腳本，來協調原生身體和性別認同的差距，因而得以原生身體發展情感關係並體驗性快感，進而創造超越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的跨性別情慾主體位置。然而，跨性別者的原生身體樣貌，也牽制了多元性腳本與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之間的角力，動態地形成複雜的情慾可生活性樣態，並使得主體的醫療介入決策和身體打造軌跡不斷變化。由此可見，身體做為身分與慾望的載體，中介了跨性別者在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性別身分和感官慾望中的來回揉捻，並體現情慾可生活性的方式。而多元性腳本和情慾社群的介入，更進一步讓主體得以協商在常規制約中，身體條件所

導致的差異化和片面性的情慾可生活性，並且影響他們形塑超越典型男女結構的跨性別情慾主體動機與實踐方式。

八、結論

跨性別運動和身分政治自發展以來，以超越性別二元的性別認同和身體實踐為跨性別認同的核心，創造「跨性別」主體的集體性和能見度，並收攏所有具備性別跨越認同和實踐的主體於「跨性別」的認同大傘下。這樣的運動發展不僅試圖將「跨性別」和同性戀主體區辨，也藉由強調「跨性別」主體的性別跨越和認同自主，回應將跨性別主體視為疾病或性／別常規附庸的質疑。在性別運動的歷史脈絡中，跨性別身分政治成功地形塑了「跨性別」做為一獨立、可見與能動的認同範疇。然而，本文認為此認同範疇的定義，一方面和主體的情感和慾望脫鉤；另一方面，也在塑造政治化的集體認同時，化約了傘下多元性別跨越主體各自獨特的認同和身體打造軌跡。

援此，本文聚焦跨性別情慾敘事，並以「情慾可生活性」的批判視角切入，分析多元跨越性別主體差異化的認同和身體打造軌跡，如何在情慾互動、性／別常規、多元性腳本和身體條件的競逐中浮現。本文肯認跨性別者內在對於主體認同和身體形塑的原生慾望；與此同時，也論證社會性的情慾常規結構，是中介跨性別認同和身體實踐的關鍵要素。本文指出：異性戀與性別二元秩序緊密纏繞，規範了身體、慾望和認同之間的關係，並且定義了可理解且可生活的情慾主體位置；因而當跨性別主體受環境限制，難以發掘跨性別身體和認同的情慾可生活性時，他將受到異性戀性腳本的制約與召喚，渴望以性別重置手術打造出趨近順性別男女的認同和身體樣貌。除此之外，本文也釐析在異性戀性別

二元常規和多元性腳本的競逐之中，「身體條件」關鍵地劃定了跨性別情慾可生活性的程度和樣態，並且影響了跨性別主體彈性地定位自我「跨性別」認同和身體的方式。最後，本文指出同性戀、偽娘、第三性等多元性腳本和情慾社群的浮現，使得跨性別者能更加開放地認知認同、身體、慾望和身分的多重連結，發展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結構之外的另類情慾可生活性，紓緩身體和身分焦慮，並安居於原生身體和跨性別認同並置的跨性別情慾主體位置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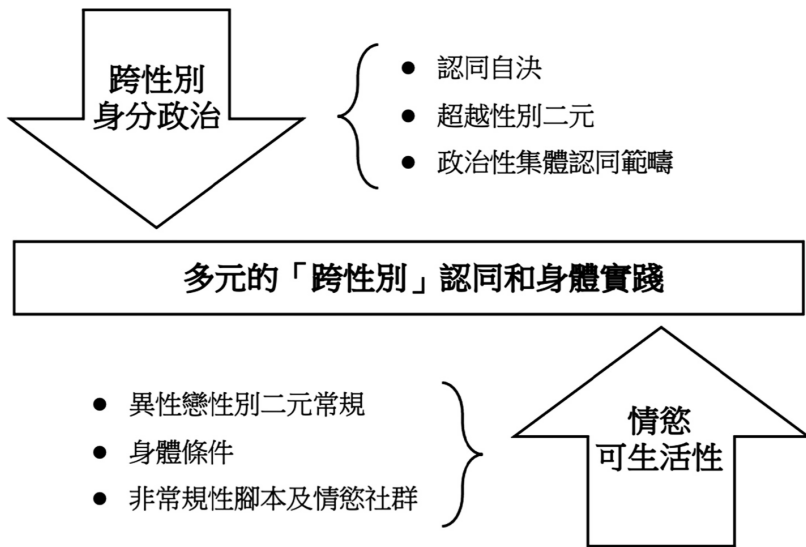


圖 1：核心論述分析圖
(圖由作者繪製)

綜上所述，圖 1 呈現了本文的核心論述：「跨性別」主體多元且異質的認同和身體實踐，除了由當代跨性別身分政治以「認同自決」和「超越性別二元」創造政治性集體認同的倡議論述中浮現；同時，這些多元認同與實踐，也彰顯了由異性戀性別二元體制、身體條件、非常規性腳本，及情慾社群所交織形塑的「情慾可生活性」，如何做為社會性和關係性因素，關鍵地共同形塑

了跨性別者之間差異化的認同與身體實踐軌跡。由上述論證，本文指出情慾互動和親密關係，如何成為跨性別主體詮釋並定位自己「跨性別」認同和體現的重要參照。另一方面，本文也強調，當跨性別認同和身體難以全然貼合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或多元性腳本所定義的情慾可生活性時，跨性別主體以肉身真實體驗並創造另類的情慾經驗，並因此鬆動了以順性別異性戀男女為主宰的認同、身體和慾望結構，使得可慾望且可生活的跨性別情慾主體位置能夠被想像與實踐。藉此，本文指出跨性別主體的性別焦慮和不安，除了源自於身分認同和生理身體的扞格，也與異性戀性別二元常規對於情慾主體可生活性的定義和規範密切相關。因此，跨性別者以醫療介入打造身體和體現認同的方式，不僅與他們對於情慾可生活性的認知與創造有關，也彰顯主體如何同時順服和挑戰異性戀性別二元體制，並在來回適應、協商的過程中，發展跨性別身體和情慾主體位置的能動性。透過系統性地探究情慾文化規範和跨性別認同體現之間的辯證關係，本文希望積極肯認多元且異質的性別跨越主體，在社會關係中曲折的情慾認同和身體實踐，並為跨性別主體和性／別常規秩序之間糾葛的協商與對抗關係，提供情慾和身體面向的詮釋分析。

作者簡介

卓芸萱

畢業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研究興趣涵蓋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社會運動與文化構框，以及全球化脈絡中的多元性別認同政治與實踐等面向。

胡郁盈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涵蓋多元性別認同與文化、性別人權與社會運動、跨國文化政治、生殖醫療科技與健康，以及國族主義與性別政治等議題。相關成果發表於 *Sexualitie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台灣社會學》、《臺灣人類學刊》、《女學學誌》、《臺灣文學研究彙刊》等中英文期刊。近期研究聚焦於女同志的跨國生殖地景與醫用者團體知識形塑，並持續探討多元性別認同和政治在社會制度與文化脈絡中的動態位置與意義。

參考書目

- 王浩翔，2023，〈由「人妖曾秋皇事件」暨相關新聞看媒體報導之跨性別建構論述產製〉。《中科學報》10(1): 123-145。
- 何春蕤，2002，〈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6: 1-43。
- 林文玲，2012，〈部落「姊妹」做性別：交織在血親、姻親、地緣與生產勞動之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6: 51-98。
- 高旭寬，2020，〈「凸顯差異」是好的（跨）性別運動方向〉。《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9: 97-101。
- 陳薇真，2016，〈台灣跨性別前史：醫療、風俗誌與亞際遭逢〉。新北：跨性別倡議站。
- 劉宇霆，2022，〈跨性別迷宮：台灣性別運動歷史的「跨性別」身份認同形塑〉。高雄：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羅盤針，2021，〈偽娘與另類世界的浮現：臺灣扮裝社群的酷兒時空〉。《文化研究季刊》175: 36-59。
- Anderson, Veanne N., 2023, "What Does Transgender Mean to You? Transgender Defini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Trans People."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10(4): 600-612.
- Ashley, Wendy and Randy Robertson, 2020, "Trans-Attraction: Not Kink or Fetish, but a Legitimate Sexual Orientation."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8(10): 212-227.
- Aultman, Brandon, 2014, "Cisgender."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61-62.
- Bailey, J. Michael, 2003, *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 The Science of Gender-Bending and Transsexualism*. Washington, D.C.: Joseph Henry Press.
- Bettcher, Talia Mae, 2014, "When Selves Have Sex: What the Phenomenology of Trans Sexuality Can Teach About Sexual Orientati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1(5): 605-620.
- Billings, Dwight B. and Thomas Urban, 1982, "The Socio-Medical

- Construction of Transsexu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que." *Social Problems* 29(3): 266-282.
- Bird, Sharon R., 1996, "Welcome to the Men's Club: Homosociali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Gender & Society* 10(2): 120-132.
- Blanchard, Ray, 1989a, "The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Nonhomosexual Gender Dysphoria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8(4): 315-334.
- Blanchard, Ray, 1989b, "The Concept of Autogynephilia and the Typology of Male Gender Dysphoria."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7(10): 616-623.
- Brainer, Amy, 2019,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Judith, 2004,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Butler, Judith 著、聞翊均、廖珮杏譯，2023，〈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臺北：時報。（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oleman, Eli, 1987, "Assessment of Sexual Orientati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4(1-2): 9-24.
- Cuthbert, Karen, 2019, "When We Talk About Gender We Talk About Sex': (A)sexuality and (A)gendered Subjectivities." *Gender & Society* 33(6): 841-864.
- Daly, Mary, 1978,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Dworkin, Andrea, 1974, *Woman Hating*. New York: Penguin.
- Ekins, Richard and Dave King, 2006, *The Transgender Phenomen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Feinberg, Leslie, 1992, *Transgender Liberation: A Movement Whose Time Has Come*. New York: World View Forum.
- Feinberg, Leslie, 1996, *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from Joan*

- of Arc to Dennis Rodma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80,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agnon, John H. and William Simon, 1973, *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 Chicago, IL: Aldine.
- Greer, Germaine, 1970, *The Female Eunuch*. U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Greer, Germaine, 1999, *The Whole Woman*.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ammack, Phillip L., David M. Frost and Sam D. Hughes, 2019, "Queer Intimaci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Diversity."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6(4-5): 556-592.
- Harvey, Penny, Erielle Jones and Daniel Copulsky, 2023, "The Relational Nature of Gender, the Pervasiveness of Heteronormative Sexual Scripts, and the Impact on Sexual Pleasur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52(3): 1195-1212.
- Heaney, Emma, 2017, *The New Woman: Literary Modernism, Queer Theory, and the Trans Feminine Allegor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oagland, Sarah Lucia, 1988, *Lesbian Ethics: Towards a New Value*. Palo Alto, CA: Institute of Lesbian Studies.
- Huxley, Peter J., J. C. Kenna and S. B. Brandon, 1981, "Partnership in Transsexualism. Part II.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0(2): 143-160.
- Ingraham, Chrys, 1994, "The Heterosexual Imaginary: Feminist Sociology and Theories of Gender." *Sociological Theory* 12(2): 203-219.
- Jackson, Emma F. and Kay Bussey, 2024, "Conceptualizing Transgender Experiences in Psychology: Do We Have a 'True' Gender?"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5(4): 723-739.
- Jacobsen, Kai and Aaron Devor, 2022, "Moving from Gender Dysphoria to Gender Euphoria: Trans Experiences of Positive Gender-Related Emotions." *Bulletin of Applied Transgender Studies* 1(1-2): 119-143.
- Jeffreys, Sheila, 1996,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Desire for Gender." Pp.75-90 in *Theorising Heterosexuality: Telling it Straight*, edited by Diane Richardson.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Koyama, Emi, 2003, "The Transfeminist Manifesto." Pp. 244-259 in *Catching a Wave: Reclaiming Femi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Rory Dicker and Alison Piepmeier.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nnon, Erica and Brian J. Mistler, 2014, "Cisgenderism."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63-64.
- Mellman, William L., 2017, *Beyond the Gender Binary in Sexual Scripts?: Dating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Transgender Men and their Non-Transgender Partne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medical Science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Pfeffer, Carla A., 2012, "Normative Resistance and Inventive Pragmatism: Negotiating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Transgender Families." *Gender & Society* 26: 574-602.
- Pfeffer, Carla A., 2014, "I Don't Like Passing as a Straight Woman': Queer Negotiations of Identity and Social Group Membe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0(1): 1-44.
- Pfeffer, Carla A., 2017, *Queering Families: The Postmodern Partnerships of Cisgender Women and Transgender 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lummer, Ken, 1994,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Prosser, Jay,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ajunov, Micah and A. Scott Duane, eds., 2019, *Nonbinary: Memoirs of Gender and Ident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aymond, Janice G., 1979,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Reback, Cathy J., Rachel L. Kaplan, Talia M. Bettcher and Sherry Larkins, 2016. "The Role of the Illu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Desire: Narratives from Heterosexual Men Who Have Occasional Sex with Transgender Women."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8(8): 951-963.
- Rich, Adrienne,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 Existenc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5(4): 631-660.
- Rittenhour, Kathryn and Michael Sauder, 2024,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Sexual Scripts on Consent Negotiations."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61(3): 454-465.
- Rubin, Gayle,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Pp. 267-319 in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edited by Carole S. Vance. Boston, Lond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 Serano, Julia, 2007, *Whipping Girl: A Transsexual Woman on Sexism and the Scapegoating of Femininity*. Emeryville, CA: Seal Press.
- Serano, Julia, 2020, "Autogynephilia: A Scientific Review, Feminist Analysis, and Alternative 'Embodiment Fantasies' Model."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8(4): 763778.
- Stone, Sandy, 1991,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Pp. 280-304 in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edited by Julia Epstein and Kristina Straub. New York: Routledge.
- Stryker, Susan, 1994, "My Words to Victor Frankenstein About the Village of Chamounix Performing Transgender Rage."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3): 227-254.
- Stryker, Susan, 2017, *Transgender History: The Roots of Today's Revolution* (2nd ed.). New York: Seal Press.
- Trovato, Ludwig, trans. by Chantal Zabus, 2014, "My Sex is in My Head." Pp. 42-48 in *Transgender Experience: Place, Ethnicity, and Visibility*, edited by Chantal Zabus and David Coa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Valentine, David, 2007, *Imagining 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arner, Michael, 1991, "Introduction: Fear of a Queer Planet." *Social Text* 29: 3-17.
- Weinberg, Martin S. and Colin J. Williams, 2010, "Men Sexually Interested in Transwomen (MSTW): Gendered Embodi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Desir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7(4): 374-383.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 125-151.

Wiederman, Michael W., 2005, "The Gendered Nature of Sexual Scripts." *The Family Journ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for Couples and Families* 13(4): 496-502.

Williams, Cristan, 2015, "Sex, Gender, and Sexuality: The TransAdvocate Interviews Catharine A. MacKinnon." In *TransAdvocate*, https://www.transadvocate.com/sex-gender-and-sexuality-the-transadvocate-interviews-catharine-a-mackinnon_n_15037.htm (Date visited: March 22, 2025).

Williams, Cristan, 2016, "Radical Inclusion: Recounting the Trans Inclusive History of Radical Feminism."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3(1-2): 254-258.

Williams, Deana, Elizabeth Bartelt, Breanna Thomas, Lucia Guerra - Reyes, Lucinda Carspecken, Yael R. Rosenstock Gonzalez, Sally Klimek and Brian Dodge, 2022, "Beyond the Boundaries: Exploring the Identity-Related Experiences of Biracial/Multiracial and Bisexual Adult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51(4): 2241-2259.